

世界三大忏悔录

THE CONFESSIONS OF
AURELIUS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忏悔录



1

华文出版社

世界三大忏悔录

奥古斯丁忏悔录

奥古斯丁 著
向云常 译



05
10
13

华文出版社



0767366 -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丁忏悔录/(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向云常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4
(世界三大忏悔录)
ISBN 7-5075-1477-3

I. 奥… II. ①奥…②向… III. 奥古斯丁(354~
430)—自传 IV. K835.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914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bs.com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880×1230 大 32 开本 12.75 印张 25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26.80 元

忏悔与文明

忏悔录 (confession) 是西方文学中的一种体裁，指揭示作者生活隐私的自传。把这种体裁推向高峰的第一人，是古代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354—430)。他大约在 45 岁时开始写他著名的《忏悔录》，历述自己青年时的放荡不羁与越海漂泊。这部书很难说是自传，它更多地是出于宗教虔诚而吐露悔改谢恩之心。奥古斯丁的追述是主教跪在上帝面前祈祷时所作的反思，发自他的内心良知，相信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奥古斯丁的头脑，像一座巨大的熔炉，把《新约》所揭示的信仰与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最完美地熔在一起；他把这种熔合物传输给中世纪的天主教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教（新教），改变着西方世界的面貌。他一生的真正活动，是《忏悔录》所述最后一段经历业已过去，且仅存于其记忆中时，才真正开始的。他的影响不在他有卓越高深的学识，文笔奇妙，立论有据，而是在他不同凡响的宗教才能。

忏悔录这种文学体裁的第二个高峰，是西方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以撰写自传的方式反驳对手的非难，为自己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摹仿圣·奥古斯丁同名

著作的《忏悔录》。它与奥古斯丁的书同名，也达到了同样经典的地位。卢梭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作品，以优雅的抒情与宁静，替代了早期作品中的强烈激情。“忏悔”使他最后的岁月恢复了心神的安宁。

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是这种文学体裁的第三座高峰。他作为“不朽”的作家、改革家与道德思想家，尽管婚姻幸福，收入丰厚，但内心却充满着深刻的矛盾。他开始撰写《忏悔录》，痛陈人生目的的困扰以及为寻求人生意义之答案而经受的道德与精神痛苦。《忏悔录》对个人经历的缕述，是清新明澈与引人入胜的，但他高度的精神危机，并未因此书的撰写而解除。他曾一度想自杀。他系统地到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寻找答案，但未得结果。他最终认识到，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就在《新约全书》展示的基督教义中：自觉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行善，不动怒，不贪求，不起誓，不与恶人作对……

西方文明中“忏悔”的传统，不只是基督教的财富，亦不只是西方文明的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一个民族，如果存有“忏悔”之心，其精神才能“广大”，才能深刻。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许是跟“忏悔”的有无相关联的。

“忏悔”是人生航向的修正仪，生命的偏差总要时时修正，方得“解脱”。

也许我们能从“忏悔”文学中得到某些启示。

2003年4月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27)
卷三	(41)
卷四	(59)
卷五	(85)
卷六	(107)
卷七	(133)
卷八	(161)
卷九	(187)
卷十	(215)
卷十一	(271)
卷十二	(307)
卷十三	(345)
圣奥古斯丁年谱	(391)

卷 一

主，耶和華你該受一切讚美！你有無上的能力，無限智慧^①！

主啊，人是你的造物之一，它生就渺小，生就是為了讚美你。你為了讓他時時記起你讓驕傲之人受挫折^②的訓示，而令他遍體帶着死亡之征，罪孽之象；但是他既然是你所創造的一分子，就希望能讚美你；你是為了你自己而造了我們，如果不能安息在你懷中，我們的內心將無法獲得寧靜。

①見《舊約·詩篇》144首3節，146首5節。

②見《新約·彼得前書》5章5節。

③見《新約·羅馬書》10章14節。

④見《詩篇》21首7節。

主啊，請讓我 know，也讓我了解，人該先祈求你的幫助，還是先讚美你？或者呼喚你之前，是否必須對你有所認識，如果他不認識你，又如何向你祈求？因為不認識你的呼喚，可能並不是向你呼喚，或許向你呼喚只是為了認識你？但人既然不信，怎會呼喚；無人傳授，怎會相信^③？

尋求主的人都會讚揚主^④，因為尋求主將會獲得

主，而一旦获得主，必定会赞美主。主啊，我将借着呼吁来寻求你，而当我呼吁的时候，我会相信你，因为已经有传道士带来你的信息。主啊，我的信仰在呼吁你，这信仰是你通过“圣子”^①的行谊，和全体牧师的布道而赋予我的。

二

如果向天主呼吁，就是请天主降至我身，那么我将如何向我的主，我的天主呼吁？我心中是否有地方足以让我的天主降临，足以容纳创造天地的主宰？主啊，我的天主，我身上真的有地方可以容纳你吗？你所创造的天地，覆载我们的天地，能容纳你吗？是否说因为没有你便不存在一物，所以凡存在的便容纳了你？既然如此，我既已存在，又何必要求你降至我身？因为除非你在我之内，否则我便无由存在。我不在地狱，而你已在那里；即使“我下到地狱，你也在那里”^②，所以，我的天主，假如你不在我身，我便是虚无，绝对不存在。而且“万有本于你，通过你，归于你”^③，或者毋宁说，除了在你之内，我便不存在。主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啊。那么既然我是在你之中，我更从何处向你呼吁？你又从何处降至我身？我的天主，你曾说“我充塞乎天地”^④，我岂不要凌跨天地之外，从而使你离开其中而降临我身？

①指耶稣基督。

②见《诗篇》138首8节。

③见《新约·罗马书》11章36节。

④见《旧约·耶利米书》23章24节。

三

既然你充塞天地，那么天地包容你的一切吗？还是说你会充塞天地，还有不能被天地包容的部分？如此，那诈骗你充塞天地后，余下的部分安插在哪里？或是你充塞一切，而不需为任何东西所包容，因为你充塞一切，也就是包容一切？一只瓶充满了你，并没有把你固定下来，即使瓶破碎，你也不散溢。你倾注在我们身内，但并不下坠，反而支撑我们，你并不涣散我们，反而收敛我们。

但你之充塞一切，是因你的整体来充塞一切吗？是否一切造物还太小，而不能包容你的全体，只能容纳你的一部分？而一切又同时容纳你的同一部分？是否各自容纳一部分，大者多而小者少？如此你不是就有大的部分和小的部分吗？还是说你不论在哪里，便整个在那里，而别无一物能占有你全体。

四

我所崇敬的天主，你究竟是什么？除了是天主自身之外你还有什么吗？“除了耶和华，谁是天主？除了我们的天主，谁是天主呢？”^①你，我的天主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

^①见《诗篇》

17首32节。

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著，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万物；“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①；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求；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持一切，创造一切，孕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你爱而不偏，嫉而不怨，愠怒而仍安；你改变造化，但不更动计划；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匮乏，但因获得而欢乐；你从不吝啬，但祈望有所回应。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你便若有所负，但谁能有丝毫不来自你呢？你并无亏欠于人，更为之偿；你免人负债，而仍无所指。我能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天主，我的生命，我神圣的甘饴，谁能将你说尽呢？愿那些缄口不提你的人遭殃吧！毕竟天生能言善道的人也不能把你说尽。

五

谁能使我在你怀中安息？谁能使你降入我的心灵？使我酣畅，使我忘却以往的过失，使我抱持你作为我惟一至宝？

你为何对我如此重要？求你怜悯我使我能够说出来。我对你又算什么，竟至于使你命我爱你，如果我不爱你的话，痛苦就会降临我。主啊，我的天主，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如此重要。“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来拯救你的。”^②请你说，让我听到。主啊！

①见《旧约·约伯记》9章5节。

②见《诗篇》34首3节。

我心倾听着，请你启我心灵的双耳，对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救援。”我要追逐这声音，将你拥入我心。请你不要对我掩住你的面容，因为，看不到你的真面目，也就等于死亡，那我宁可为求见你而死。

我的灵魂居处是狭隘的，不配你降临，请你加以扩充。它已经毁败，请你加以修整。它真是不堪入目；这我知道，也承认。但谁能把它清除呢？除了你，我向谁诉说？“愿能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并让你的仆人永远不再骄傲妄为。”^①“我相信，因此我说。”^②主啊，这是真的，因为我不是已经把我犯过的实例呈现显在你之前了吗？“你不是就赦免我心的悖谬了吗？”^③你是真理，我不和你争辩，我也不愿欺骗我自己，“不要让我的罪恶向自己撒谎”^④，我绝不和你争辩，因为“主，主你若察究我们的罪孽，谁能站得住呢？”^⑤

六

①见《诗篇》

18首14节。

②见《诗篇》

115首1节。

③见《诗篇》

31首5节。

④见《诗篇》

26首12节。

⑤见《诗篇》

129首3节。

请允许我向你的慈悲恳求，哪怕我只是尘埃粪土，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说话，不是对嘲笑我的人说话。可能你也笑我，但不久就会转而怜悯我。主啊，我的天主，我要对你说的是我不知从哪里来到此世，我要说，来到这迈向死亡的生命中，或是迈向生命的死亡中。这些我并不知道。你的慈爱收纳并安抚我，一如我从亲生父母那里所听到的，是你用了她；在她身内

形成了我，使我生于此世。这些我已不能记忆。

从此有人乳养着我，我的母亲，我的乳母，她们的乳房并不能自实，而是你，主，是你按照你的安排，把你布置在事物深处所蕴藏的，通过她们，给我们孩提时的养料。你又使我除了你的赐予，不再有所求，使乳养我的人愿意把你给予她们的给我，她们本着天赋的感情，肯把自你处得来的大量东西给我。我从她们那里获得滋养，这也有益于她们；应该说这滋养不来自她们，而是通过她们，因为一切的美丽来自天主，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是你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把真理显示给我，我才懂得的。那时我只知道吮乳，舒服了便安息，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号哭，此外一无所知。

稍后，我开始笑了，先是睡着笑，接着醒时也会笑。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也相信，因为我看见其他婴孩就是这样，但对于这些，我一点也记不起来。我逐渐意识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别人在我身外，他们的任何官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我指手画脚，我大喊大叫，我尽我所能做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当然这些动作并不能表情达意。而别人或者不懂我的意思，或者怕有害于我，并不照做，我便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不顺从我，不服侍我，并以号哭来报复他们。照我所观察到的，小孩都是这样，他们虽然不识不知，但比养育我的、有意识的人们更能告诉我孩提时代的情况。

我的幼年早已死去，而我还活着。主啊，你却永恒地生活着，没有丝毫死亡，在世纪之前，在一切能称为以往之前，你存在着，你是主，是你所创造的万物之主宰，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原，一切变和不变的权舆，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之永恒原因；哦，天主，求你告诉我，求你的慈爱怜悯我，告诉我，我的孩提之年是否继续前一时期已经消逝的我，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因为有人向我谈到这一段生命，而我自己也看到过怀孕。天主啊，你的甘饴，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是怎样？我是否曾生活在某一地方，曾是某人？因为没有人能回答我，我的父母，别人的经验，我的记忆，都不能答复。你是否要嘲笑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嘱咐我只要照我所领悟的来赞美你、歌颂你？

我歌颂你，天地的主宰，我以我记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颂你；虽然我不记得这些，但是你准许人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并从妇女的证实中相信自身的许多前尘往事。这时我已经存在，已经生活着，在我幼年结束之时，已经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识的方法了。

主，这样一个生物如果不来自于你，还能来自于谁呢？谁能创造自己？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哪里能有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们身上呢？主，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

你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今天则在你之中悄然而逝，因为这一切都

在你掌握之中，除了你的把握，今古将无法存在。“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短暂与永久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将如此。“你却永不变更”：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昨天和过去的一切，在你则是今天将做的，和今天已做的。

关于这些，有人并不了解，我也没有办法。希望这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并且乐于再问：难道只是问就满足了？因为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也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七

天主啊，请你倾听我。人的罪恶真可痛恨！你造就了他，所以你怜悯他，即使他说了这话，因为你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

谁能告诉我幼时犯下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哪怕是刚出生一天的婴儿也不是纯洁无罪的，谁能向我追述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吗？在他们身上我可以看见记忆所不及的我。

但这时候的我犯过什么罪呢？是因为我哭着要饮乳吗？如果我现在像当年饮乳一样迫不及待地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一定会被人嘲笑，会遭到斥责。那么我当时迫不及待饮乳也是应受斥责的事了，但我那

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责，因此酌情酌理也不应受此苛责；况且这些状态在我们长大以后便完全铲除了，我也从未看到一个人把良莠一齐芟除的。但是当我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如果行动自由的大人们、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的话，我就发怒，要打他们、伤害他们，责罚他们不服从我的意志，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视为是好事吗？

所以，婴儿的纯洁只是肢体的稚弱，并不是本心的无辜，我也见过体验过孩子的妒忌：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狠狠地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谁没有见过这一种情况呢？母亲和乳母自称能想办法来加以补救。虽是婴孩，但他不让其他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怎说是无辜呢？不过人对婴儿都迁就容忍，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事，而是认为随着年龄长大这一切都会消失。如果这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人们就不会视若无睹了。

主，我的天主，你给我生命和肉体，又使肉体具有四肢、官能、美丽的容貌，在肉体中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保持全身的和谐。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颂你，“赞美你，歌颂你至高者的圣名”^①，因为你天主全能全善，即使你只创造这一些，也没有一人能够与你比拟：你是万有的惟一真原，化育万类的至美者，你的法则制度一切。

主啊，我记不起这个时代自己的生活，我听得到的是别人的告诉，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把它列入我的生命史的一部分让我很惭愧。这个时代

^①见《诗篇》
92首1节。

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我已经把它们遗忘在幽隐之中。如果“我是在罪业中生成的，在胚胎中就有罪了”^①，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会是无罪的？不过不要再谈这个时期了吧；既然我已记不起一些踪影，则我和它还有什么关系？

八

是我从幼年时代离开而到达童年时代，还是童年时代的到来替代了幼年？童年并没有离去，它能去哪里呢？可是它的确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是个孩子，开始牙牙学语，而不是婴儿时期的不言不语了。根据我的记忆，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我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习说话，和后来的读书一样，不是大人依照一定程序教会了我说话，而是倚仗你，我的天主，你赋予我理智，让我自己能够呻吟，用各种声音、肢体的各种动作，来表达我内心的想法，并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是大人们不能领会我所有的心情，因为我还无法表达我要的全部。为此，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等到我要指那件东西时，我便发出记忆中的那种声音。我还学习从别人的动作来了解他们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用脸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等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或为保留，或为要求，或是逃避，或

①见《诗篇》

51首5节。

是拒绝。我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我记住了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于是逐渐领会它们的意思，在表达我的意愿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地鼓动唇舌。

从此，我开始使用能够和周围的人互相达意的信号，在父母的约束下、在尊长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踏入了人类生活翻覆动荡的社会。

九

天主，我的天主，这个时候我经历了多少忧患和屈辱啊，人们认为我的童年生活应当听从教诲，日后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娴于辞令来服务于人间的荣华富贵。因此，我被送到学校去读书，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读书的用处，但是如果我懈怠了，便要遭到责打。大人都赞成这种办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从这样的生活中过来的，于是为我们准备的道路也充满艰苦，强迫我们去走，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

但是，主，我们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从他们那里，我们也尽可能地学习到并从而意识你是个伟大人物，尽管你未尝呈现在我们面前，却能倾听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向你祈求，我滔滔不绝地向你呼唤，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苦楚，当时我年龄虽小，却满怀着热情。每逢你为了我好而没有听从我善意的祈求时，我的长辈，甚至父母们，他们虽然不愿我吃苦，却都笑